

元代文集 二二二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泰山書社

元代文集

一二二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泰山書社

(元) 倪瓚 撰

清閟閣集十二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八

清閼閣集十二卷

安徽巡撫采進本

元倪瓚撰瓚字元鎮號雲林

案梁清遠龍邱雜錄曰倪雲林字元鎮而華亭夏正長寅贈詩

進之序稱爲太字不知其何據謹附識於此

無錫人畫居逸品詩文不屑屑苦吟

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繩墨明天順閒宜興蹇朝陽有刻本至萬曆中其八世孫瑤等復爲彙刊凡十五卷歲久漫漶惟毛晉所刊十元人集本行世

國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重爲編定校勘付梓多所增補考朱存理樓居雜著有題雲林子詩後一篇稱素愛其詩每見一篇一詠輒收錄之近得蹇氏新刻本參校其所遺者存而萃集成帙多吳遊之作計得諸體詩及雜文共若干篇爲外集一卷則蹇刻原非足本故培廉更爲蒐輯也凡詩八卷雜文二卷外紀二卷上卷列遺事傳銘並贈答弔輓之作下卷專載諸家品題詩畫語毛晉嘗刊雲林遺事於集外別行培廉

哀爲一編瓚之始末備列無遺矣世又有別本文集二卷末有崇禎戊寅紀同人跋曰雲林詩集毛子晉家有刊本此文集二卷自滄江劉氏鈔得之蓋哀輯墨蹟而成非原本也後見刻本較此本增多數篇分爲四卷序次亦稍不同然文中荆溪圖序一首據宜興縣志載入者核之卽題陳惟允畫荆溪圖之節本前後複見略不一檢則允雜無緒可知不及此本之清整也云云其考正頗核今攷集中所載如題天香深處卷後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題師子林圖重覽紫華周公碑傳題周遜府君遺翰後鶴林周元初像贊等六篇皆詞意猥鄙決非瓚筆蓋自僞本墨跡鈔撮竄入同人未及辨正培廉此本亦尚載集中以流傳旣久姑仍刊本存之而附著其可疑如右

家大人平居無他好獨好蓄古法書名畫金石文字暨唐宋元以來先賢遺集雖殘紙斷幅蟲蝕鼠嚙之餘皆勤勤補綴手自點勘築一室而弄之朝夕坐臥其下此元高士雲林先生清閼遺稿乃其一也初雲林先生詩僅從前朝諸老選本中獲見數十首文則缺焉從兄謬廷嘗覓得義興蹇氏刻鈔本復逸其半最後家大人乃得其裔孫瑄所彙刻遺稿展讀盡卷欣然曰我向從壁閒觀高士山水小幅煙波滅沒遺世獨立之意以爲如見雲林之面而已今也見其心矣於是復徧搜篋中及友人家所藏墨跡石刻之繫於先生者悉取付雕次爲清閼閣全集十二卷旣成命小子廉曰高士遺跡之幸存者少矣單辭隻字皆其用意所在我不及見則已及見之而又漏之古人憾焉我是以不敢小子識之竊惟先生清風介節其鄉高顧兩先生論之詳矣詩格樸雅一洗穠麗則諸家之評具在廉何庸贅惟是後先生之生四百餘年而猶得從容討論其遺編不至得什失一貽恨殘缺者雖廉家庭閒平昔

之好尚使然抑豈非先生之志氣有以相感於筆墨之外也與用
誌其歲月以告後之讀者云康熙五十有二年歲在癸巳六月旣
望海上後學曹培廉拜題於城書室

凡例

一雲林先生集舊有二刻皆歲久漫漶萬曆中其後裔特爲重刊每卷首有八世孫瑤瑛九世孫錦武謹輯十世孫永建十一世孫仁勇亮采參訂字樣詩八卷卷各一體合之樂府贊題跋雜著尺牘各一卷雲林遺事一卷志銘傳贊并諸家題詠一卷共十有五卷多寡不均閱者病其瑣碎今改編十二卷前後次序悉從原本其增補集中未備者俱附各體卷末不及另列

一原本卷首舊有雲林詩集原序及重刻遺稿序跋并倪氏世系一冊今仍首列惟世系訛謬難以校讎其題詠詩篇緬懷先生之作舊刻亦載首冊今以類編入外紀中

一原本末二卷遺事以及傳銘題詠皆屬後人編輯表彰因題曰外紀分上下二冊上冊列遺事傳銘并前後諸家贈答弔挽之作下冊則專彙品題先生詩畫語也其中倫次頗多舛錯今詩文各體仍以類敘悉依作者時代爲後先開有第書其號姓名

不全時代無考者則悉仍之

一原本有體製誤列者如王子九月十九日題畫詩一首本係七古誤編七律中泉州兩義士行一首係長短句體應入七古誤編雜著後凡類此者悉爲訂正

一原本附錄他人詩甚夥或係原韻或係和韻今仍悉錄本詩之後皆作雙行小字以示區別俾閱者舉目了然字體今刻改作大字單行低一格

一集中七言古詩醉歌行原本止一首獨毛氏汲古閣本有二首意義彷彿字句互異茲從毛本並載

一先生詩有附見於題跋外紀卷中者各體詩內不復重出惟題吳仲圭詩畫古詩一首贈別宋仲溫詩三首原本列題跋中今從毛本編入詩內

一原刻字句不無譌謬今取先生著作散見於諸家選本者如曹石倉十二代詩錢牧齋列朝詩毛氏汲古閣元人十種詩集諸刻彼此參校冀無亥豕之誤開有兩刻互異而意義俱通者則

注明一作某字於下不敢妄爲改竄閱者鑒之

東吳當元季割據之時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學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後而有甘抱清貞絕俗之態卒閔其用全其身而不失其所守者非篤於自信不能也錫山倪雲林先生是焉先生諱瓚字元鎮雲林其自號也家故饒於貲至先生始輕財好學嘗築清閤閣蓄古書畫於中人罕跡其所愛寫溪山竹石攻詞翰皆極古意性甚狷介好潔絕類海岳翁然尤善自晦匿有若愚騃無似盡棄其所蓄如敝屣然卒之扁舟獨坐焚香弄翰以與漁夫野叟混跡於五湖三泖間又類天隨子既而昭代御宇遂使六合一統底今且百年矣彼之倖功譽於一時者飄馳電迅泯無聲跡之可尋而獨先生詩畫流落於人世雖片紙不啻拱璧耽玩之際猶覺清風灑然使人爲之興起噫謂非篤於自信者能然乎先生之詩僅嘗見於題詠近得常之荆溪蹇君朝陽彙梓五七言古律絕句總若干卷走書京師俾予評之以傳予謂其清新典雅迴無一點塵俗氣固已類其爲人然置之陶韋岑劉閒又孰古而孰今也耶大羹

玄酒不和而自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朝陽讀書
好義高先生之誼而重其才寶愛是集欲傳之無窮真可謂深知
夫詩而樂揚人之善者歟不然則是編也其不至於湮歿無聞者
幾希故不辭而爲之序天順四年歲舍庚辰菊月旣望翰林院侍
讀學士奉直大夫直文華殿雲開錢溥書

倪先生當勝國之季潔身棲遯孤標特立照映巖谷可謂皜然不
污抗迹霞外者矣昔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先生亦不書元張士
誠據有江東以偽爵餌士士靡然從之先生竄蹟林莽不受其聘
後士誠弟士德邂逅先生不勝憤榜笞之先生不吐一辭此其節
類龔勝會元社將易海內逐鹿者四起先生恐懷璧爲罪盡散家
財避之三泖五湖不及於難此其高又類鴟夷子皮今世最重先
生畫次重其詩又次乃重其人是人以詩掩詩以畫掩世所最重
者特先生末技耳先生詩風調閒逸材情秀朗若秋河曳天春霞
染岫望若可采就若可餐而終不可求之於聲色景象之間雖虞
楊范揭諸公登詞壇執牛耳非不稱盟主矣然比於先生猶垂棘
夜光之視水碧金膏也先生詩有二刻一爲江陰孫大雅序一爲
華亭錢學士序皆歲久剝裂不堪吟諷讀者病其豕魚其入世孫
理懼風雅之失傳悼祖德之無述捐鉅授鉞煥然復新於是先生
之詩家披戶覽想像其人若登雲林窺清閼彷彿見其寒松幽壑

之姿也。刻成問序於不肖。不肖蓋重先生詩畫而又最重其人。惜乎生晚不能爲之執鞭竊幸序先生詩獲附於孫錢二君之後。豈非東郭先生所云濫竽者耶。先生世家梁溪之祇陀村子孫迄今不徙。號爲名宗。理尤好禮。多長者之游。自其王父文潤而下世以文學相禪。宗人推爲白眉。嗚呼先生之高風宜其華胄遙遙哉。萬曆辛卯春正月廿五日王穉登序。

天下亂甚濁運將返則必有神聖之主芟除掃蕩於其上又必有特異之士激烈震變於其下蓋其功相成而不可相無云是故周馬不叩神農虞夏沒矣富春不畊東京節義微矣夫惟一夫蹕厲迴拔不倫大非凡情故態之所習睹驟而嘗之適與靡靡之運爲暝眩之藥然後一激而返人心變焉風俗移焉蓋天以偏至之性付之豪傑而與大亂相值必非苟焉已也余讀雲林先生遺事多潔癖多傲迹合之中正怪其不符徐而證今鼎古度以其時先生實有關於天下非吾錫一邑之士也高皇龍飛淮甸賢哲景從天地重開日星再朗士於其閒固多風雲著態草野埋光交相應和以更世道而以奇鋒恠鏑砭肌入骨痛刮積穢則先生一人是已說者謂想其世如高皇饑渴求賢弓旌四馳而獨不及收先生迹先生之所自負渺然意不可一世而獨不及攀龍附鳳誠未免以爲恨愚竊惟當是時運籌帷幄則有若劉誠意李宣國諸公戰必勝攻必取則有若徐中山常開平諸公制禮作樂潤色皇猷則有

若宋文憲陶姑孰諸公假令先生進而與之翱翔於其閒陳一奇效一職其何能有加於諸公之上若乃不臣不友獨往獨來奇節殊采使聞之者且駭且愕且震且悚頑夫廉懦夫立一洗喪亂之餘習卽諸公且退然兄先生而弟之由前則功在社稷山河山後則功在人心風俗由前則其爲用也顯聲施當年由後則其爲用也隱風流永世然則當其際高皇之所以用先生與先生之所以爲高皇用兩相默契蓋皆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不可以常情測者故曰天以偏至之性付之豪傑而與大亂相值必非苟焉已也先生畫跡流竇人間雖好事者不能盡有而獨其詩故幸無恙於是八世孫理將重梓而新之屬其子錦問序於余輒爲之志斯語於簡端讀者由先生之詩而得先生之心銳然爲世道擔一寄焉其亦可以登先生之清閔矣萬曆庚子五月一日邑人顧憲成序